

在现代文学史上,用一本书来写一个人的一生的佳作并不多,大多是截取最有戏剧性的某一段大书特书,最有代表性的《本杰明·巴顿的一生》写的是奇人异事,但这本《斯通纳》写的是平凡之极的小人物。

作者约翰·威廉斯也是隐没在明星闪耀中的凡人作家,一辈子只写了四部小说、两本诗集,在丹佛大学教了四十年的书。《斯通纳》出版于 1965 年,虽然首版书只印了不到 2000 本,一年不到就绝版了,直到 2003 年才有再版,随着 2011 年法语版问世得到举世瞩目,2013 年开始进入电影人的视野,成为数位大导演抢着要的好故事。

这是一本可以让你一口气看完的书,凡人的小世界并无多少跌宕,恰可反证这本小说的叙述魅力:语言坦诚,流畅,只在必要时诗意。

故事可谓简单的:农夫的儿子斯通纳 19 岁进入大学,本来应随父愿得到农业学位,返家务农,但在大二的文学概论课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仿佛开启了斯通纳的天性,令他脱胎换骨,决意攻读文学。他对未来毫无规划,直到导师将他手把手地引入教职,并很快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这一教就是一辈子,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经过了惨淡失败的婚姻,也有过激情纯真的婚外恋,也经历了众所周知的办公室

斗争,最终受人压制,才华隐没,默默无闻地走到人生终点。

这样一个单纯的人,为了追求自我的完整,屏蔽了世界纷乱,却难逃象牙塔内部的人伦逻辑。这个石头般内敛倔强的男人的人生故事被写得极其真实,令人激动的至美片段全都在微小的瞬间,时空凝固般的瞬间,对一个人的生命有重大意义的瞬间,每个读者都能代入自身,领会那些瞬间的诗意。另一方面,简笔带过的世界风云、社会变化构成人物命运的宏大背景,只为了衬托出主人公奢求独善其身的私己愿望。

更意味的是他的爱情生活。我们常常可以顺利推进事业上的理想,因为那主要靠自己的勤奋和自律,但哪怕用上同等质量的勤奋和自律,也无法达成情爱生活的理想,因为那还需要另一半的配合。在未经世事的时候,斯通纳被苍白清秀的伊迪丝所吸引,不管不顾地去求婚。这段婚姻的基础极其薄弱,单方面的激情只会摧毁表面的平静,伊迪丝更想通过婚姻离开父母的家,但她没有独立的本领,甚

至无法让自己的情绪足够稳定。他们的婚姻得以幸存,完全是靠斯通纳农夫般听天由命的隐忍、配合。妻子的一意孤行又导致斯通纳背负重债,靠微薄薪水养一栋大房子,自己却被逼得连书房都没有了。伊迪丝也在寻求自我的完整,她也曾改头换面,也曾费心交际,最后寄托于画画和雕塑……无论如何,她也要给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的婚姻没有美满的结果,女儿格蕾丝自暴自弃,妻子放任丈夫和婚外情人难舍难离。当斯通纳得了癌症、而且不热衷于治疗时,陪他到最后的其实只是书。不如说,斯通纳尽量让自己不违心地生活,包括授课,包括恋情,甚至包括死亡,他都尽可能地听命于自己。对于阻挡自己发达的财政障碍、人际关系、生老病死,几乎都不做正面强攻。他早早地就接受了平凡,安于栖息在才华、梦想和平凡之间的鸿沟里。所谓的固执。

他一头栽进了从不属于他的世界,借着无知者的无畏,显示出极端的单纯和勇敢。至于笨拙和固

执,一部分来自于天生的农家个性,另一部分来自于缺乏教养,无论是学术界所需的天赋、经营天赋所需的圆滑、圆滑所需的审时度势,他一概缺乏。就是在不断验证无知的过程中,当年的单纯和勇敢消耗殆尽,唯有勤勉终年不断,钻研着古老的学问,与世隔绝,接纳自己的平凡无为,就这样,他成了几乎隐形的凡人。

斯通纳并非食古不化之人,虽然教授的是中古英文经典文学,但他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被象牙塔保护着,被才华浸淫着,把自我的强大、完整和软弱演变为自我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之间的隔绝层。斯通纳是活在自我世界里的人,因而被人传颂为清高、固执、孤僻……十年,二十年之后,他才会有一次任性的反击:按照自己的意愿授课,迫使系主任正视他的价值和地位。

“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岁月的尽头,他找到了无知。”若说这是有关失败者的书,反观自身,哪个读者又敢说自已比斯通纳更成功更得意呢?这是个顽石般的人物,不勇武,不精干,但谁能反驳:不求精进但求自得的生存不是一种智慧呢?

时隔半个世纪,这本书重见天日,无论是人物的耐人寻味,还是文笔的朴实实在,都仿佛呼应了时代变迁,令人再度深思凡人何去何从。

新书推荐

《记忆·时光》(西班牙)希梅内斯著,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梅内斯的两部短篇作品集。《记忆》由 124 个小节构成,这些小节绝大部分记述的是诗人童年时代的种种往事在他的脑海里刻下的难以忘怀的记忆,比如小时候他戴着铃铛走街串巷时的所见所闻;在秋日的傍晚观看月亮、花朵和云彩的情景;他在学校旁的古老大院里的花园中看到的各种花草和树木。文字朴实简单,但反映了诸多诗人对人生和社会的体察。《时光》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内心,通过对生活中大事小情的叙写,影射出当时西班牙和美洲社会的许多问题。两部作品皆文采与思想兼具,代表了希梅内斯写作的风格和特点。《时光》包含着某种意识流的因素,让熟悉希梅内斯的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一合集,读来给人以美的享受,以及更多关于岁月、关于人世的种种思考。

《新英格兰人文之旅》杜先菊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新英格兰地区贯穿着美国的两条命脉。这里既是美国的政治摇篮——独立战争催生了美利坚民族,也是美国的精神摇篮——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宣告了美国独立人文精神的诞生。作者在波士顿居住多年,求学期间,承蒙周遭各校名师们耳提面命,课内课外大量阅读,对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创作过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们的生平 and 作品耳熟能详。捧读之余,亦借近水楼台之便,拜谒先贤们的故居和长眠之地,历史掌故,侃侃道来,书籍电影,娓娓道去,更配有实地照片和访问攻略。有心者可深入领略此地的人文底蕴,挖掘遍地可见的人文宝藏,了解美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新郎》哈金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为哈金经典短篇小说集,作者在书中展露了契诃夫一样的写作才华,用十个简单却令人愕然的故事,拼贴出悲喜交杂的社会图景,有趣好看,耐人寻味。书中多篇小说曾在不同年度获得“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哈金目前是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院士,此部小说集曾获汤森德小说奖,被称为黑色幽默完美之作,荒诞错愕,令人悲喜交杂。

《合伙人制》纪海、蔡余杰、许嘉轩著,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与组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不同于原先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组织的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化和网络化。在这样的结构中,不再有绝对的命令者和指挥者,每个人都能够高度自治,并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和冷峻的笔法,不仅详述了合伙人制度崛起的原因、合伙人制度的内核、股权构架、合伙人制度下的人才激励模式,而且梳理了创业合伙人、事业合伙人等不同的模式,解析了国内外实行合伙人制的著名企业,比如摩根士丹利、高盛、小米、万科、海尔、华为等,以期对读者能够有所启发。



《自在人生浅淡写》,收录了舒婷几十年来所创作的散文精粹。全书分“老家的陈年芝麻儿”、“我儿

舒婷：写不尽的鼓浪屿

◎ 艾兴君

子一家”、“干菜岁月”、“自在人生浅淡写”、“我的海风我的歌”等五辑,共 50 多篇文字。舒婷用诗化的语言、幽默风趣的笔触,写家乡写异国,写亲朋谈好友,忆往昔谈今朝,风格隽永典雅。

对于故乡鼓浪屿,舒婷并没有太多抒情性的评语,而是用踏实的笔触,细致地写到了岛上她所感受到的一切:“鼓浪屿真的有些迷人。看小岛上树木丛生,百鸟齐鸣,各种洋建筑,还有蓝天、大海做背景。虽然这里台风经常光顾,蟑螂、老鼠经常出入,偷盗时有发生,出行要坐渡轮,还是让人向往。”舒婷童年如男孩子般淘气,记忆力特好。青年时代也无法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想象一下,戴着千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的她挑着担子,抱着铁钎,劳动之余还不忘捧书阅读,与周围环境那么格格不入,而这却让人读到了一个真实的舒婷。

读舒婷的散文,不由自主地会被她平易朴实、细腻动人的笔调感染。山坡上的野草、孤独的大树、匆匆的过客、顽皮的小孩,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她都能注意到并且看出它们内在的美好品质,然后化为文字,与人共享。她的文字既有着古朴的韵味,又有着超然的气质。舒婷几十

年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鼓浪屿。任凭外面的世界白云苍狗,诗人仍坚持岿然不动,这是不凡的境界与心悟。舒婷的诗是朦胧的,可她的散文却是现实主义的,自然、质朴、亲切、有趣味。当然,舒婷散文的意境和魅力,离不开她诗人的气质和修养。舒婷并不高产,对文字对情感的认真和执着,使她在这个速食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回望自己的写作历程时,舒婷在书中写道:“不可否认,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都 and 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

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

◎ 王宏图

校读完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星期天》的清样,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歌德《浮士德》全篇开篇“献诗”中的诗句:

你们又走近了,缥缈无定的姿影,
当初曾在我朦胧的眼前浮现。
……

在你们四周荡漾的魅惑的气息,
在我胸中震撼着青春的活力。

这部小说集中收录的九篇作品,最早写于 1997 年,最晚的脱稿于 2012 年,前后跨度达 15 年之久。最初在我的头脑中,它们就是歌德诗句中所言的那些缥缈游荡的影子,随后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孕、萌蘖、抽枝,最后寄身于繁花似锦的语词,缀合为清晰鲜亮的形象。时隔多年,小说里面的情节大都淡忘,读来恍如出自他人之手,但这次与文本中的老朋友中相遇,再一次让我回想起久逝的青春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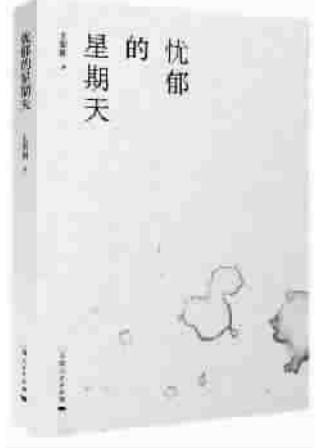
我一直蛰居于校园之内,以教书为业。有时,我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精

力写小说?是虚荣的自负,还是情感倾诉的渴求,或者是纯粹的自娱自乐?

我的确有情感倾诉的渴求,想将生活中无法用学术文字表现的体悟借小说的形式传达出来。细究之下,更深的动力还是源于内心深处潜伏的认知的激情。认识原本源于人们对周围大千世界的好奇,它是一切科学、艺术创造的源泉。在公众的眼里,艺术家常常和情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俗称的“文艺腔”便充溢着半真诚半矫情的色彩。但作家不仅仅是传达感情,他还用作品来认识周围的世界。而这一认知的激情不是用公式或概念表达出来,而是寄寓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它不是人们的常规感知,也不是林林总总公共声音的回声,而是个体独特经验的折射。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小说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创作者的潜力,进入自由的创造境地,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常常自以为无所不知,但在艺术家的眼中,人们常常生活在盲区中,对自己真实的生存境遇一无所知,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谎言和陈词滥调。因而,写作的要旨在于让人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习惯性地挪用别人的框架和目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育出个体化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将世界幽暗处的真相展示出来。

由于没有乡村生活背景,我的这些小说大多以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我笔下的上海,除了其具体的物理外观外,还具有欲望载体的象征意味。在我心目中,上海像个欲望助燃器,不停地引爆人们内心深藏蛰伏的各种欲望。而我正聚集于人们曲折深微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们跌宕起伏的喜怒哀乐。他们大都是生活中的边缘人物,一些人甚至不乏极端性的行为,但他们内心充斥着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



不乏对未来的强烈憧憬与向往。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意与挫折才如此吸人眼球,让人唏嘘不已。我尽管不是天主教徒,但也不回避他们内心中向上向善的种子。尽管世界充满种种不如意之事,但有朝一日,阳光会如老天的福音,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扪心反省,寻觅到更有意义的生活,恰如歌德在《浮士德》全篇结局所咏叹的: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

(王宏图《忧郁的星期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